



文選卷第四十

梁昭明太子蕭統撰

彈事

奏彈曹景宗

任彦升

御史中丞臣任昉稽首言臣聞將軍死綏咫尺步
無却顧望避敵逗橈有刑至乃趙母深識乞不
為坐魏主著令抵罪已輕是知敗軍之將身死
家戮爰自古昔明罰在斯臣昉頓首頓首死罪

死罪竊尋獯獫侵軼暨擾疆陲王師薄伐所向
風靡是以淮徐獻捷河兗凱歸東關無一戰之
勞涂中罕千金之費而司部懸隔斜臨寇境故
使狡虜憑陵淹移歲月故司州刺史蔡道恭率
勵義勇奮不顧命全城守死自冬徂秋猶轉戰
無窮亟摧醜虜方之居延則陵降而恭守比之
踈勒則耿存而蔡亡若使郢部救兵微接聲援
則單于之首久懸北闕豈直受降可築涉安啓
土而已哉寔由郢州刺史臣景宗受命致罰不

時言邁故使蝟結蟻聚水草有依方復按甲盤
栢緩救資敵遂令孤城窮守力屈凶威雖然猶
應固守三關更謀進取而退師延頸自貽虧衄
疆場侵駭職是之由不有嚴刑誅賞安寘景宗
卽主臣謹案使持節都督郢司二州諸軍事左
將軍郢州刺史湘西縣開國侯臣景宗擢自行
間遘茲多幸指蹤非擬獲獸何勤賞茂通侯榮
高列將負擔裁弛鐘鼎遠列和戎莫效二八已
陳自頂至踵功歸造化潤草塗原豈獲自己且

道恭云逝城守累旬景宗之存一朝棄甲生曹
死蔡優劣若是惟此人斯有靦面目昔漢光命
將坐知千里魏武置法案以從事故能出必以
律錙銖無爽伏惟聖武英挺略不世出料敵制
變萬里無差奉而行之實弘廟筭惟此庸固理
絕言提自逆胡縱逸久患諸夏聖朝乃顧將一
車書愆彼司氓致辱非所早朝末歎載懷矜惻
致茲虧喪何所逃罪宜正刑書肅明典憲臣謹
以劾請以見事免景宗所居官下太常削爵土

收付廷尉法獄治罪其軍佐職僚偏裨將帥絀
諸應及外者別攝治書侍御史隨遣續奏臣謹
奉白簡以聞臣昉誠惶誠恐頓首頓首死罪死
罪臣昉稽首以聞

奏彈劉整

任彥升

御史中丞臣任昉稽首言臣聞馬援奉嬖不冠
不入汜毓字孤家無常子是以義士節夫聞之
有立千載美談斯爲稱首臣昉頓首頓首死罪
死罪謹案齊故西陽內史劉寅妻范詣臺訴列

稱出適劉氏二十許年劉氏喪亡撫養孤弱叔
即整恒欲傷害奪分前奴教子當伯並已入
衆又以錢婢姊妹弟温仍畱奴自使又奪寅息
遂婢綠草私貨得錢並不分遂寅第二庶息師
利去歲十月往整田上經十二日整便責范米
六斗哺食米未展送忽至戶前隔箔攘拳大罵
突進房中屏風上取車帷佳米去二月九日夜
婢米音偷車欄夾杖龍牽范問失物之意整便
打息遂整及母并奴婢等六人來共至范屋中

高聲大罵婢米音舉手杳范臂求攝檢如訴狀
輒攝整父舊使奴海蛤到臺辨問列稱整亡父
興道先爲零陵郡得奴婢四人分財以奴教子
乞大息寅寅亡後第二弟整仍奪教子云應入
衆整便畱自使婢姊及弟各准錢五千文不分
遂其奴當伯先是衆奴兄弟未分財之前整兄
寅以當伯貼錢七千共衆作田寅罷西陽郡還
雖未別火食寅以私錢七千贖當伯仍使上廣
州去後寅喪亡整兄弟後分奴婢唯餘婢綠草

入衆整復云寅未分財贖當伯又應屬衆整意
貪得當伯推綠草與遂整規當伯行還擬欲自
取當伯遂經七年不返整疑已死亡不廻更奪
取婢綠草貨得錢七千整兄弟及姊共分此錢
又不分遂寅妻范云當伯是亡夫私贖應屬息
遂當伯天監二年六月從廣州還至整復奪取
云應充衆准崔借上廣州四年夫直今在整處
使進青整婢采音劉整兄寅第二息師利去年
十月十二日忽往整墅停住十二日整就兄妻

范求米六斗哺食范未得還整怒仍自進范所
住屏風上取車帷爲質范送米六斗整則納受
范今年二月九日夜云失車欄子夾杖龍牽等
范及息遂道是采音所偷整聞聲仍打遂范喚
問何意打我兒整母子爾時便同出中庭隔箔
與范相罵婢采音及奴教子楚玉法惠等四人
于時在整子母左右整語采音其道汝偷車校
具汝何不進裏罵之既進爭口舉手誤查范臂
車欄夾杖龍牽實非采音所偷進責寅妻范奴

苟奴列稱娘去二月九日夜失車欄夾杖龍牽
疑是整婢采音所偷苟奴與即逡往津陽門羅
米遇見采音在津陽門賣車欄龍牽苟奴登時
欲捉取逡語苟奴已爾不須復取苟奴隱僻少
時伺視人買龍牽售五千錢苟奴仍隨逡歸宅
不見度錢並如采音苟奴等列狀粗與范訴相
應重覈當伯教子列稱被奪今在整處使悉與
海蛤列不異以事訴法令史潘僧尚議整若輒
略兒子逡分前婢貨賣及奴教子等私使若無

官令輒收付近獄測治諸所連逮結應洗之源
委之獄官悉以法制從事如法所稱整即主臣
謹案新除中軍參軍臣劉整問閭闔其名教所
絕直以前代外戚任因執權惡積纍稔親舊側
目理絕通問而妄肆醜辭終夕不寐而謬加大
校薛包分財取其老弱高鳳自穢爭訟寡嫂未
見孟暉之深心唯倣交通之偽迹昔人睦親衣
無常主整之撫姪食有故人何其不能斷契鐘
庾而檐帷交質人之無情一何至此實教義所

不容紳冕所共棄臣等參議請以見事免整新
除官輒勒外收付廷尉法獄治罪諸所連逮應
洗之源委之獄官悉以法制從事婢采音不款
偷車欄龍牽請付獄測實其宗長及地界職司
初無糾舉及連逮請不足申盡臣昉誠惶誠恐
頓首頓首死罪死罪稽首以聞

奏彈王源

沈休文

給事黃門侍郎兼御史中丞吳興邑中正臣沈
約稽首言臣聞齊大非偶著乎前誥辭霍不婚

垂稱往烈若乃交二族之和辨仇合之義升降
貳隆誠非一揆固宜本其門素不相奪倫使秦
晉有匹涇渭無舛自宋氏失御禮教彫衰衣冠
之族日失其序姻婭淪雜罔計廝庶貶鬻祖曾
以爲賈道明日腆顏曾無愧畏若夫盛德之胤
世業可懷藥郤之家前微未遠旣壯而室竊貲
莫非阜隸結縠以行箕帚咸失其所志士聞而
傷心舊老爲之歎息自宸歷御憲弘革典憲雖
除舊布新而斯風未殄陛下所以負宸興言思

清敝俗者也臣實懦品謬掌天憲雖埋輪之志
無僭權右而狐鼠微物亦蠹大猷風聞東海王
源嫁女與富陽滿氏源雖人品庸陋曹實參華
曾祖雅位登八命祖少卿內侍帷幄父璿升采
儲闈亦居清顯源頻叨諸府戎禁預班通徹而
託姻結唯利是求玷辱流輩莫斯爲甚源人身
在遠輒攝媒人劉嗣之到臺辨問嗣之列稱吳
郡滿璋之相承云是高平舊族寵奮胤曹家計
溫足見託爲息鸞覓婚王源見告窮盡即索璋

之簿閱見璋之任王國侍郎鸞又爲王慈吳郡
正閤主簿源父子因共詳議判與爲婚璋之下
錢五萬以爲聘禮源先喪婦又以所聘餘直納
妾如其所列則與風聞符同竊尋璋之姓族士
庶莫辨滿奮身殞西朝胤嗣殄沒武秋之後無
聞東晉其爲虛託不言自顯王滿連姻寔駭物
聽潘揚之睦有異於此且買妾納媵因聘爲資
施衿之費化充牀第鄙情贅行造次以之糾慝
繩違允茲簡裁源即罪主臣謹案南郡丞王源

忝藉世資得參纓冕同人者貌異人者心以彼
行媒同之抱布且非我族類往哲格言薰不蕪
雜聞之前典豈有六卿之胄納女於管庫之人
宋子河魴同穴於輿臺之鬼高門降衡雖自己
作蔑祖辱親在事爲甚此風弗翦其源遂開黜
世塵家將被比屋宜寘以明科黜之流伍使已
汚之族永愧於昔辰方媾之黨革心在來日臣
等參議請以見事免源所居官禁錮終身輒下
禁止視事如故源官品應黃紙臣輒奉白簡以

關臣約誠惶誠恐云云

荅臨淄侯

楊德祖

脩死罪不侍數日若彌年載豈由愛顧之隆使
係仰之情深耶損辱嘉命蔚矣其文誦讀反覆
雖諷雅頌不復過此若仲宣之擅漢表陳氏之
跨冀域徐劉之顯青豫應生之發魏國斯皆然
矣至於脩者聽采鳳聲仰德不暇自周章於省
覽何遑高視哉伏惟君侯少長貴盛體發旦之
資有聖善之教遠近觀者徒謂能宣昭懿德光

贊大業而已不復謂能兼覽傳記畱思文章今
乃舍王超陳度越數子矣觀者駭視而拭目聽
者傾首而竦耳非夫體通性達受之自然其孰
能至於此乎又嘗親見執事握牘持筆有所造
作若成誦在心借書在手曾不斯須少畱思慮
仲尼日月無得踰焉脩之仰望殆如此矣是以
對鵠而辭作暑賦彌日而不獻見西施之容歸
憎其貌者也伏想執事不知其然猥受顧錫教
使刊定春秋之成莫能損益呂氏淮南字直千

金弟子掛口市人拱手者賢聖卓犖固所以殊
絕凡庸也今之賦頌古詩之流不更孔公風雅
無別耳脩家子雲老不曉事彊著一書悔其少
作若此仲山周日之疇爲皆有僭耶君侯忘聖
賢之顯迹述鄙宗之過言竊以爲未之思也若
乃不忘經國之大美流千載之英聲銘功景鐘
書名竹帛斯自雅量素所蓄也豈與文章相妨
害哉輒受所惠竊備矇聵誦詠而已敢望惠施
以忝莊氏李緒瓌瓌何足以云反荅造次不能

宣備脩死罪死罪

與魏文帝牋

繁休伯

正月八日壬寅領主簿欽死罪死罪近屢奉牋
不足自宣頃諸鼓吹廣求異妓時都尉薛訪車
子年始十四能喉嚨引聲與笳同音白上呈見
果如其言即日故共觀試乃知天壤之所生誠
有自然之妙物也潛氣內轉哀聲外激大不抗
越細不幽散聲悲舊笳曲羨常均及與黃門鼓
吹溫胡迭唱迭和喉所發音無不響應曲折沈

浮尋變入節自初呈試中間二旬胡欲傲其所
不知尚之以一曲巧竭意匱既已不能而此孺
子遺聲抑揚不可勝窮優游變化餘弄未盡暨
其清激悲吟雜以怨慕詠北狄之遐征奏胡馬
之長思悽入肝脾哀感頑豔是時日在西隅涼
風拂衽背山臨溪流泉東逝同坐仰歎觀者俯
聽莫不泫泣預涕悲懷慷慨自左驥史姍寒姐
名倡能識以來耳目所見僉曰詭異未之聞也
竊惟聖體兼愛好奇是以因牋先白委曲伏想

御聞必含餘懽冀事速訖旋侍光塵寓目階庭
與聽斯調宴喜之樂蓋亦無量欽死罪死罪

荅東阿王牋

陳孔璋

琳死罪死罪昨加恩辱命并示龜賦披覽粲然
君侯體高俗之材秉青萍干將之器拂鐘無聲
應機立斷此乃天然異稟非鑽仰者所庶幾也
音義既遠清辭妙句焮絕煥炳譬猶飛兔流星
超山越海龍驥所不敢追況於駑馬可得齊足
夫聽白雪之音觀綠水之節然後東野巴人虫

鄙益著載懽載笑欲罷不能謹韞櫝玩耽以爲
吟頌琳死罪死罪

荅魏太子牋

吳季重

二月八日庚寅臣質言奉讀手命追亡慮存恩
哀之隆形於文墨日月冉冉歲不與我昔侍左
右厠坐衆賢出有微行之游入有管絃之歡置
酒樂飲賦詩稱壽自謂可終始相保並騁材力
效節明主何意數年之間死喪略盡臣獨何德
以堪久長陳徐劉應才學所著誠如來命惜其

不遂可爲痛切凡此數子於雍容侍從實其人
也若乃邊境有虞群下鼎沸軍書輻至羽檄交
馳於彼諸賢非其任也往者孝武之世文章爲
盛若東方朔枚臯之徒不能持論即阮陳之儔
也其唯嚴助壽王與聞政事然皆不慎其身善
謀於國卒以敗亡臣竊耻之至於司馬長卿稱
疾避事以著書爲務則徐生庶幾焉而今各逝
已爲異物矣後來君子實可畏也伏惟所天優
游典籍之場休息篇章之圃發言抗論窮理盡

微竇藻下筆鸞龍之文奮矣雖年齊蕭王才實
百之此衆議所以歸高遠近所以同聲也然年
歲若墜今質已四十二矣白髮生鬢所慮日深
實不復若平生之時也但欲保身効行不蹈有
過之地以爲知己之累耳游宴之歡難可再遇
盛年一過實不可追臣幸得下愚之才值風雲
之會時邁齒載猶欲觸胸奮首展其割裂之用
也不勝悽悽以來命備悉故略陳至情質死罪
死罪

在元城與魏太子牋

吳季重

臣質言前蒙延納侍宴終日曜靈匿景繼以奉
燈雖虞卿適趙平原入秦受贈千金浮觴旬日
無以過也小器易盈先取沈頓醒寤之後不識
所言卽以五日到官初至承前未知深淺然觀
地形察土宜西帶恒山連岡平代北鄰栢人乃
高帝之所忌也重以泚水漸漬疆宇喟然歎息
思淮陰之奇譎亮成安之失策南望邯鄲想廉
藺之風東接鉅鹿存李齊之流都人士女服習

禮教皆懷慷慨之節包左車之計而質闇弱無
以莅之若乃邁德種恩樹之風聲使農夫逸豫
在疆畔女工吟詠在機杼固非質之能也至在
奉遵科教班揚明令下無威福之吏邑無豪俠
之桀賦事行刑資在故實抑亦懍懍有庶幾之
心往者嚴助釋承明之歡受會稽之位壽王去
侍從之娛統東郡之任其後皆克復舊職追尋
前軌今獨不然不亦異乎張敞在外自謂無奇
陳咸憤積思入京城彼豈虛談夸論詎曜世俗

哉斯實薄郡守之榮顯左右之勤也古今一揆
先後不負焉知來者之不如今聊以當觀不敢
多云質死罪死罪

爲鄭冲勸晉王牋

阮嗣宗

冲等死罪伏見嘉命顯至竊聞明公固讓冲等
眷眷實有愚心以爲聖王作制百代同風襲德
賞功有自來矣昔伊尹有莘氏之媵臣耳一佐
成湯遂荷阿衡之號周公藉已成之勢據旣安
之業光宅曲阜奄有龜蒙呂尚磻磻之漁者一

朝指麾乃封營丘自是以來功薄而賞厚者不
可勝數然賢哲之士猶以爲美談况自先相國
以來世有明德翼輔魏室以綏天下朝無闕政
人無謗言前者明公西征靈州北臨沙漠榆中
以西望風震服羌戎東馳迴首內向東誅叛逆
全軍獨剋禽闔閭之將斬輕銳之卒以萬萬計
威加南海名懾三越宇內康寧苛慝不作是以
殊俗畏威東夷獻舞故聖上覽乃昔以來禮典
舊章開國光宅顯茲太原明公宜承聖旨受茲

介福允當天人元功盛勳光光如彼國土嘉柞
巍巍如此內外協同靡僭靡違由斯征伐則可
朝服濟江掃除吳會西塞江源望祀岷山迴戈
弭節以麾天下遠無不服邇無不肅大魏之德
光在唐虞明公盛勳超在栢文然後臨滄洲而
謝支伯登箕山以揖許由豈不盛乎至公至平
誰與爲鄰何必勤勤小讓也哉冲等不通大體
敢以陳聞

拜中軍記室辭隨王牋 謝玄暉

故吏文學謝眺死罪死罪即日被尚書召以眺
補中軍新安王記室參軍眺聞潢汙之水願朝
宗而每竭鴛蹇之乘希沃若而中疲何則臯壤
搖落對之惆悵岐路西東或以嗚咽況乃服義
徒擁歸志莫從邈若墜兩翩似秋蕪眺實庸流
行能無算屬天地休明山川受納褒采一介抽
揚小善故捨耒場圃奉筆兔園東亂三江西浮
七澤契闊戎旃從容讌語長裾日曳後乘載脂
榮立府庭恩加顏色沐髮晞陽未測涯涘撫臆

論報早哲肌骨不寤滄溟未運波臣自蕩渤澥
方春旅翮先謝清切藩房寂寥舊葦輕舟反溯
弔影獨留白雲在天龍門不見去德滋永思德
滋深唯待青江可望候歸鯉在春渚朱邸方開
效蓬心在秋實如其簪履或存衽席無改雖復
身填溝壑猶望妻子知歸攬涕告辭悲來橫集
不任大馬之誠

到大司馬記室牋

任彥升

記室參軍事任昉死罪死罪伏承以今月令辰

肅膺典冊德顯功高光副四海含生之倫庇身
有地況昉受教君子將二十年咳唾爲恩眄睠
成飾小人懷惠顧知死所昔承嘉宴屬有緒言
提挈之昔形乎善謔豈謂多幸斯言不渝雖情
謬先覺而迹淪驕解湯沐具而非弔大厦構而
相賀明公道冠二儀勲超遂古將使伊周奉轡
相文扶轂神功無紀作物何稱府朝初建俊賢
翹首維此魚目唐突璦璠顧已循涯寔知塵忝
千載一逢再造難答雖則隕越且知非報不勝

荷戴弁營之至謹請廳奉白牋謝聞昉死罪死
罪首

百辟勸進今上牋

任彥升

近以朝命蘊策冒奏丹誠被還命未蒙虛受措
紳顛顛深所未達蓋聞受金在府通人之弘致
高蹈海隅匹夫之小節是以履乘石而周公不
以爲疑增玉璜而太公不以爲讓况世哲繼軌
先德在民經綸草昧歎深微管加以朱方之役
荆河是依班師振旅大造王室雖系繭收宋重

朕存楚以今觀古曾何足云而惑甚盜鍾功疑
不啻皇天后土不勝其酷是以玉馬駿奔表微
子之去金版出地告龍逢之怨明公據鞏輟哭
厲三軍之志獨居掩涕激義士之心故能使海
若登祗罄圖效祉山戎孤竹束馬景從伐罪弔
民一匡靖亂匪叨天功實勤濡足且明公本自
諸生取樂名教道風素論坐鎮雅俗不習孫吳
遘茲神武驅盡誅之氓濟必封之俗龜玉不毀
誰之功歟獨爲君子將使伊周何地某等不達

通變實有愚誠不任慳款悉心重謁伏願時膺
典冊式副民望

奏記

奏記詣蔣公

阮嗣宗

籍死罪死罪伏惟明公以含一之德據上台之
位群英翹首俊賢抗足開府之日人人自以爲
掾屬辟書始下下走爲首子夏處西河之上而
文侯擁篲鄒子居黍谷之陰而昭王陪乘夫布
衣窮居韋帶之士王公大人所以屈體而下之

者爲道存也籍無鄒卜之德而有其陋猥煩大
禮何以當之方將耕於東臯之陽輸黍稷之稅
以避當塗者之路負薪疲病足力不彊補吏之
日非所克堪乞廻謬恩以光清舉

文選卷第四十終

音釋

梳奴奴德勳勳儉險險涂途途蝟蝟謂謂擔丁溫溫弛氏禪禪脾脾絳絳胡胡

汎汎凡凡毓毓育育稱去聲聲關關合合茸茸而而檐檐占占質質欲欲仇仇澁澁窳窳瓜瓜

舛舛充充姪姪亞亞厮厮斯斯賈賈古古腆腆土土榜榜離離帚帚之之衰衰紀紀懦懦奴奴

閔閔伐伐贅贅之之慝慝得得湯湯借借即即鵠鵠身身少少照照矇矇蒙蒙叟叟史史驥驥年年都都

姍姍緝緝焮焮鹽鹽載載徒徒悽悽婁婁泚泚祗祗貿貿摸摸媵媵證證懾懾之之潢潢黃黃

汙汙烏烏吧吧烏烏蒂蒂帝帝未未對對廬廬溯溯素素咳咳改改睽睽代代挈挈苦苦璠璠扶扶

顛顛愚愚胝胝尼尼愴愴貢貢掾掾緞緞

文選卷第四十一

梁昭明太子蕭統撰

書上

荅蘇武書一首 李少卿

子卿足下勤宣令德策名清時榮問休暢幸甚幸甚遠託異國昔人所悲望風懷想能不依依昔者不遺遠辱還荅慰誨勤勤有踰骨肉陵雖不敏能不慨然自從初降以至今日身之窮困獨坐愁苦終日無覩但見異類常鞬毳幕以禦

風雨羶肉酪漿以充飢渴舉目言笑誰與爲歡
胡地玄冰邊土慘裂但聞悲風蕭條之聲涼秋
九月塞外草衰夜不能寐側耳遠聽胡笳互動
牧馬悲鳴吟嘯成群邊聲四起晨坐聽之不覺
淚下嗟乎子卿陵獨何心能不悲哉與子別後
益復無聊上念老母臨年被戮妻子無辜並爲
鯨鯢身負國恩爲世所悲子歸受榮我留受辱
命也如何身出禮義之鄉而入無知之俗違棄
君親之恩長爲蠻夷之域傷已令先君之嗣更

成戎狄之族又自悲矣功大罪小不蒙明察孤
負陵心區區之意每一念至忽然忘生陵不難
刺心以自明刎頸以見志顧國家於我已矣殺
身無益適足增羞故每攘臂忍辱輒復苟活左
右之人見陵如此以爲不入耳之歡來相勸勉
異方之樂祇令人悲增怛怛耳嗟乎子卿人之
相知貴相知心前書倉卒未盡所懷故復略而
言之昔先帝授陵步卒五千出征絕域五將失
道陵獨遇戰而裹萬里之糧帥徒步之師出大

漠之外入疆胡之域以五千之衆對十萬之軍
策疲乏之兵當新羈之馬然猶斬將搃旗追奔
逐北滅跡埽塵斬其梟帥使三軍之士視死如
歸陵也不才希當大任意謂此時功難堪矣匈
奴既敗舉國興師更練精兵疆踰十萬單于臨
陣親自合圍客主之形既不相如步馬之勢又
甚懸絕疲兵再戰一以當千然猶扶乘創痛決
命爭首死傷積野餘不滿百而皆扶病不任干
戈然陵振臂一呼創病皆起舉刃指虜胡馬奔

走兵盡矢窮人無尺鐵猶復徒首奮呼爭爲先
登當此時也天地爲陵震怒戰士爲陵飲血單
于謂陵不可復得便欲引還而賊臣教之遂便
復戰故陵不得免耳昔高皇帝以三十萬衆困
於平城當此之時猛將如雲謀臣如雨然猶七
日不食僅乃得免況當陵者豈易爲力哉而執
事者云云苟怨陵以不死然陵不死罪也子卿
視陵豈偷生之士而惜死之人哉寧有昔君親
捐妻子而反爲利者乎然陵不死有爲也故欲

如前書之言報恩於國主耳誠以虛死不如立
節滅名不如報德也昔范蠡不殉會稽之恥曹
沫不死三敗之辱卒復句踐之讎報魯國之羞
區區之心竊慕此耳何圖志未立而怨已成計
未從而骨肉受刑此陵所以仰天椎心而泣血
也足下又云漢與功臣不薄子爲漢臣安得不
云爾乎昔蕭樊囚繫韓彭殖醢鼂錯受戮周魏
見辜其餘佐命立功之士賈誼亞夫之徒皆信
命世之才抱將相之具而受小人之讒並受禍

敗之辱卒使懷才受謗能不得展彼二子之邀
舉誰不爲之痛心哉陵先將軍功畧蓋天地義
勇冠三軍徒失貴臣之意剄身絕域之表此功
臣義士所以負戟而長歎者也何謂不薄哉且
足下昔以單車之使適萬乘之虜遭時不遇至
於伏劍不顧流離辛苦幾死朔北之野丁年奉
使皓首而歸老母終堂生妻去惟此天下所希
聞古今所未有也蠻貊之人尚猶嘉守之節况
爲天下之主乎陵未足下當享茅土之薦受千

乘之賞聞子之歸賜不過二百萬位不過典屬
國無尺土之封加子之勤而妨功害能之臣盡
為萬戶侯親戚貪佞之類悉為廊廟宰子尚如
此陵復何望哉且漢厚誅陵以不死薄賞子以
守節欲使遠聽之臣望風馳命此實難矣所以
每顧而不悔者也陵雖孤恩漢亦負德昔人有
言雖忠不烈視死如歸陵誠能安而主豈復能
眷眷乎男兒生以不成名死則葬蠻夷中誰復
能屈身稽顙還向北闕使刀筆之吏弄其文墨

耶願足下勿復望陵嗟乎子卿夫復何言相去
萬里人絕路殊生為別世之人死為異域之鬼
長與足下生死辭矣幸謝故人勉事聖君足下
胤子無恙勿以為念努力自愛時因北風復惠
德音李陵頓首

報任少卿書

司馬子長

太史公牛馬走司馬遷再拜言少卿足下曩者
辱賜書教以順於接物推賢進士為務意氣勤
懃懇懇若望僕不相師而用流俗人之言僕非

敢如此也僕雖罷駑亦嘗側聞長者之遺風矣
顧自以爲身殘處穢動而見尤欲益反損是獨
鬱悒而誰與語諺曰誰爲爲之孰令聽之蓋鍾
子期死伯牙終身不復鼓琴何則士爲知己者
用女爲悅已者容若僕大質已虧缺矣雖才懷
隨和行若由夷終不可以爲榮適足以見笑而
自黜耳書辭宜荅會東從上來又迫賤事相見
日淺卒卒無須臾之間得竭志意今少卿抱不
測之罪涉旬月迫季冬僕又薄從上雍恐卒然

不可爲諱是僕終已不得舒憤懣以曉左右則
長逝者魂魄私恨無窮請略陳固陋闕然久不
報幸勿爲過僕聞之脩身者智之符也愛施者
仁之端也取與者義之表也耻辱者勇之決也
立名者行之極也士有此五者然後可以託於
世而列於君子之林矣故禍莫憊於欲利悲莫
痛於傷心行莫醜於辱先詬莫大於宮刑刑餘
之人無所比數非一世也所從來遠矣昔衛靈
公與雍渠同載孔子適陳商鞅因景監見趙良

寒心同子參乘衣絲變色自古而耻之夫中才
之人事有關於宦豎莫不傷氣而况於慷慨之
士乎如今朝廷雖乏人奈何令刀鋸之餘薦天
下之豪俊哉僕賴先人緒業得待罪輦轂下二
十餘年矣所以自惟上之不能納忠效信有奇
策才力之譽自結明主次之又不能拾遺補闕
招賢進能顯巖穴之士外之不能備行伍攻城
野戰有斬將搴旗之功下之不能積日累勞取
尊官厚祿以為宗族交游光寵四者無一遂苟

合取容無所短長之效可見如此矣嚮者僕亦
常廁下大夫之列陪奉外廷末議不以此時引
綱維盡思慮今已虧形為掃除之隸在闕茸之
中乃欲仰首伸眉論列是非不亦輕朝廷羞當
代之士邪嗟呼嗟呼如僕尚何言哉尚何言哉
且事本末未易明也僕少負不羈之行長無鄉
曲之譽主上幸以先人之故使得奏薄伎出入
周衛之中僕以為戴盆何以望天故絕賓客之
知亡室家之榮日夜思竭其不肖之才力務一

心營職以求親媚於主上而事乃有大謬不然者夫僕與李陵俱居門下素非能相善也趨舍異路未嘗銜盃酒接殷勤之餘歡然僕觀其爲人自守奇士事親孝與士信臨財廉取與義分別有讓恭儉下人常思奮不顧身以徇國家之急其素所蓄積也僕以爲有國士之風夫人臣出萬死不顧一生之計赴公家之難斯以奇矣今舉事一不當而全軀保妻子之臣隨而媒孽其短僕誠私心痛之且李陵提步卒不滿五千

深踐戎馬之地足歷王庭垂餌虎口橫挑疆胡仰億萬之師與單于連戰十有餘日所殺過當虜救死扶傷不給氈裘之君長咸震怖乃悉徵其左右賢王舉引弓之人一國共攻而圍之轉鬪千里矢盡道窮救兵不至士卒死傷如積然李陵一呼勞軍士無不起躬自流涕沫血飲泣更張空拳冒白刃北嚮爭死敵者陵未沒時使有來報漢公卿王侯皆奉觴上壽後數日陵敗書聞主上爲之食不甘味聽朝不怡大臣憂懼

不知所出僕竊不自料其卑賤見主上慘愴但
悼誠欲效其款款之愚以爲李陵素與士大夫
絕其分少能得人之死力雖古之名將不能過
也身雖陷敗彼觀其意且欲得其當而報於漢
事已無可柰何其所摧敗功亦足以暴於天下
矣僕懷欲陳之而未有路適會召問卽以此指
推言陵之功欲以廣主上之意塞睚眦之辭未
能盡明明主不曉以爲僕沮二師而爲李陵游
說遂下於理拳拳之忠終不能自列因爲誣上

卒從吏議家貧貨賂不足以自贖交游莫救袒
左右親近不爲一言身非木石獨與法吏爲伍
深幽圜牆之中誰可告愬者此真少卿所親見
僕行事豈不然乎李陵旣生降頽其家聲而僕
又冱之蠶室重爲天下觀笑悲夫悲夫事未易
一二元爲俗人言也僕之先非有剖符冊書之功
文史星曆近乎卜祝之間固主上所戲弄倡優
所畜流俗之所輕也假令僕伏法受誅若九牛
亡一毛與螻蟻何以異而世俗又不能與死節

者次比特以爲智窮罪極不能自免卒就死耳
何也素所自樹立使然也人固有一死死或重
於太山或輕於鴻毛用之所趣異也太上不辱
先其次不辱身其次不辱理色其次不辱辭令
其次屈體受辱其次易服受辱其次關木索被
箠楚受辱其次剔毛髮嬰金鐵受辱其次毀肌
膚斷支體受辱最下腐刑極矣傳曰刑不上大
天此言士節不可不勉勵也猛虎在深山百獸
心恐及在檻穽之中搖尾而求食積威約之漸

也故士有畫地爲牢勢不可入削木爲吏議不
可對定計於鮮也今交手足受木索暴肌膚受
榜箠幽於圜牆之中當此之時見獄吏則頭搶
地視徒隸則正惕息何者積威約之勢也及以
至是言不辱者所謂彊顏耳曷足貴乎且西伯
伯也拘於羑里李斯相也具於五刑淮陰王也
受械於陳彭越張敖南面稱孤繫獄抵罪絳侯
誅諸呂權傾五伯囚於請室魏其大將也衣赭
衣關三木季布爲朱家鉗奴灌夫受辱於居室

此人皆身至王侯將相聲聞鄰國及罪至罔加不能引決自裁在塵埃之中古今一體安在其不辱也由此言之勇怯勢也彊弱形也審矣何足怪乎夫人不能早裁繩墨之外以稍陵遲至在鞭箠之間乃欲引節斯不亦遠乎古人所以重施刑於大夫者殆爲此也夫人情莫不貪生惡死念父母顧妻子至激於義理者不然乃有所不得已也今僕不幸早失父母無兄弟之親獨身孤立少卿視僕於妻子何如哉且勇者不

必死節怯夫慕義何處不勉焉僕雖怯懦欲苟活亦頗識去就之分矣何至自沈溺縲紲之辱哉且夫臧獲婢妾由能引決況僕之不得已乎所以隱忍苟活幽於糞土之中而不辭者恨私心有所不盡鄙陋沒世而文采不表於後世也古者富貴而名磨滅不可勝記唯倜儻非常之人稱焉蓋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危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賦離騷左丘失明厥有國語孫子臏脚兵法脩列不韋遷蜀世傳呂覽韓非囚秦

說難孤憤詩三百篇大底賢聖發憤之所爲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鬱結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來者乃如左丘無目孫子斷足終不可用退而論書策以舒其憤思垂空文以自見僕竊不遜近自託於無能之辭網羅天下放失舊聞略考其事綜其終始稽其成敗與懷之紀上計軒轅下至於茲爲十表本紀十二書八章世家三十列傳七十凡百三十篇亦欲以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草創未就會遭此禍

惜其不成是以就極刑而無愠色僕誠已著此書藏之名山傳之其人通邑大都則僕償前辱之責雖萬被戮豈有悔哉然此可爲智者道難爲俗人言也且負下未易居下流多謗議僕以口語遇遭此禍重爲鄉里所戮笑以污辱先人亦何面目復上父母之丘墓乎雖累百世垢彌甚耳是以腸一日而九迴居則忽忽若有所亡出則不知其所往每念斯耻汗未嘗不發背露衣也身直爲閨閣之臣寧得自引深藏巖穴邪

故且從俗浮沈與時俯仰以通其狂惑今少卿
乃教以推賢進士無乃與僕私心刺謬乎今雖
欲自彫琢曼辭以自飾無益於俗不信祇足取
辱耳要之死日然後是非乃定書不能悉意略
陳固陋謹再拜

報孫會宗書

楊子幼

憚材朽行穢文質無所底幸賴先人餘業得備
宿衛遭遇時變以獲爵位終非其任卒與禍會
足下哀其愚矇賜書教督以所不及殷勤甚厚

然竊恨足下不深惟其終始而猥隨俗之毀譽
也言鄙陋之愚心則若逆指而文過默而息乎
恐違孔氏各言爾志之義故敢略陳其愚唯君
子察焉憚家方隆盛時乘朱輪者十人位在列
卿爵爲通侯摠領從官與聞政事曾不能以此
時有所建明以宣德化又不能與群僚同心并
力陪輔朝廷之遺忘已肩竊位素餐之責久矣
懷祿貪勢不能自退遂遭變故橫被口語身幽
北闕妻子滿獄當此之時自以夷滅不足以塞

責豈意得全首領復奉先人之立墓乎伏惟聖
主之恩不可甚量君子游道樂以忘憂小人全
軀說以忘罪竊自思念過已大矣行已虧矣長
爲農夫以沒世矣是故身率妻子勩力耕桑灌
園治產以給公上不意當復用此爲譏議也夫
人情所不能止者聖人弗禁故君父至尊親送
其終也有時而既臣之得罪已二年矣田家作
苦歲時伏臘烹羊烹魚斗酒自勞家本秦也能
爲秦聲婦趙女也雅善鼓琴奴婢歌者數人酒

後耳熱仰天撫缶而呼嗚嗚其詩曰田彼南山
蕪穢不治種一頃豆落而爲箕人生行樂耳須
富貴何時是日也拂衣而喜奮袖低昂頃足起
舞誠淫荒無度不知其不可也憚幸有餘祿方
糴賤販貴逐什一之利此賈豎之事污辱之處
憚親行之下流之人衆毀所歸不寒而慄雖雅
知憚者猶隨風而靡尚何稱譽之有董生不云
乎明明求仁義常恐不能化民者卿大夫之意
也明明求財利常恐之困乏者庶人之事也故

道不同不相爲謀今子尚安得以卿大夫之制而責僕哉夫西河魏土文侯所興有段于木田子方之遺風凜然皆有節槩知去就之分頃者足下離舊土臨安定安定山谷之間昆夷舊壤子弟貪鄙豈習俗之移人哉於今乃睹子之志矣方當盛漢之隆願勉旃無多談

論盛孝章書

孔文舉

歲月不居時節如流五十之年忽焉已至公爲始滿融又過二海內知識零落殆盡惟會稽盛

孝章尚存其人困於孫氏妻孥湮沒單子獨立孤危愁苦若使憂能傷人此子不得復來年矣春秋傳曰諸侯有相滅亡者桓公不能救則桓公恥之今孝章實丈夫之雄也天下談士依以揚聲而身不免於幽執命不期於旦夕是吾祖不當復論損益之友而朱穆所以絕交也公誠能馳一介之使加咫尺之書則孝章可致友道可弘矣今之少年喜謗前輩或能譏平孝章孝章要爲有天下大名九牧之人所共稱歎燕君

市駿馬之骨非欲以騁道里乃當以招絕足也
惟公匡復漢室宗社將絕又能正之正之之術
實須得賢珠玉無蹕而自至者以人好之也况
賢者之有足乎昭王築臺以尊郭隗隗雖小才
而逢大遇竟能發明主之至心故樂毅自魏往
劇辛自趙往鄒衍自齊往嚮使郭隗倒懸而王
不解臨溺而王不拯則士亦將高翔遠引莫有
北首燕路者矣凡所稱引自公所知而復有云
者欲公崇篤斯義也因表不悉

爲幽州牧與彭寵書

朱叔元

蓋聞智者順時而謀愚者逆理而動常竊悲京
城太叔以不知足而無賢輔卒自棄於鄭也伯
通以名字典郡有佐命之功臨民親職愛惜倉
庫而浮秉征伐之任欲權時救急二者皆爲國
耳即疑浮相譖何不詣闕自陳而爲族滅之計
乎朝廷之於伯通恩亦厚矣委以大郡任以威
武事有柱石之寄情同子孫之親匹夫媵母尚
能致命一食豈有身帶三綬職典大邦而不顧

恩義生心外叛者乎伯通與吏民語何以爲顏
行步拜起何以爲容坐卧念之何以爲心引鏡
窺影何以施眉目舉厝建功何以爲人惜乎棄
休令之嘉名造梟鴟之逆謀捐傳葉之慶祚招
破敗之重災高論堯舜之道不忍桀紂之性生
爲世笑死爲愚鬼不亦哀乎伯通與耿俠游俱
起佐命同被國恩俠游謙讓屢有降挹之言而
伯通自伐以爲功高天下往時遼東有豕生子
白頭異而獻之行至河東見群豕皆白懷慙而

還若以子之功論在朝廷則爲遼東豕也今乃
愚妄自比六國六國之時其勢各盛廓土數千
里勝兵將百萬故能據國相持多歷年所今天
下幾里列郡幾城柰何以區區漁陽而結怨天
子此猶河濱之人捧土以塞孟津多見其不知
量也方今天下適定海內願安士無賢不肖皆
樂立名於世而伯通獨中風狂走自指盛時內
聽嬌婦之失計外信讒邪之諛言長爲群后惡
法末爲功臣鑿戒豈不誤哉定海內者無私讎

勿以前事自疑願普意顧老母少弟凡舉事無
爲親厚者所痛而爲見讎者所快

爲曹洪與魏文帝書

陳孔璋

十一月五日洪白前初破賊情侈意奢說事頗
過其實得九月二十日書讀之豈笑把玩無馱
亦欲令陳琳作報琳頃多事不能得爲念欲遠
以爲歡故自竭老夫之思辭多不可一二粗舉
大綱以當談笑漢中地形實有險固四嶽三塗
皆不及也彼有精甲數萬臨高守要一夫揮戟

萬人不得進而我軍過之若駭鯨之決細網奔
兕之觸魯縞未足以喻其易雖云王者之師有
征無戰不義而彊古人常有故唐虞之世蠻夷
猾夏周宣之盛亦讎大邦詩書歎載言其難也
斯皆憑阻恃遠故使其然是以察茲地勢謂爲
中才處之殆難倉卒來命陳彼妖惑之罪序王
師曠蕩之德豈不信然是夏殷所以喪苗扈所
以斃我之所以克彼之以敗也不然商周何以
不敵哉昔鬼方聾昧崇虎讒凶殷辛暴虐二者

皆下科也然高宗有三年之征文王有退修之
軍盟津有再駕之役然後殪戎勝殷有此武功
焉未有星流景集飈奮霆擊長驅山河朝至暮
捷若今者也由此觀之彼固不逮下愚則中才
之守不然明矣在中才則謂不然而來示乃以
爲彼之惡稔雖有孫田墨楚猶無所救竊又疑
焉何者古之用兵敵國雖亂尚有賢人則不伐
也是故三仁未去武王還師宮奇在虞晉不加
戎季梁猶在彊楚挫謀暨至衆賢奔紂三國爲

墟明其無道有人猶可收也且夫墨子之守滎
帶爲垣高不可登折箸爲械堅不可入若乃距
陽平據石門攄八陣之列騁奔牛之權焉肯土
崩魚爛哉設令守無巧拙皆可攀附則公輸已
陵宋城樂毅已拔即墨矣墨翟之術何稱田單
之智何貴老夫不敏未之前聞蓋聞過高唐者
歎王豹之謳游睢渙者學藻續之綵間自入益
部仰司馬楊王之遺風有子勝斐然之志故頗
奮文辭異於他日怪乃輕其家丘謂爲倩人是

何言歟夫駉騏垂耳在垆牧鴻雀敢翼在汗池
褻之者固以爲園囿之凡鳥外廐之下乘也及
其整蘭筋揮勁翮陵厲清浮顧眄千里豈可謂
其借翰在晨風假足在六駮哉恐猶未信立言
必大噓也洪白

文選卷第四十一終

文選卷第四十二

梁昭明太子蕭統撰

書中

爲曹公作書與孫權 阮元瑜

離絕以來于今三年無一日而忘前好亦猶姻
媾之義恩情已深違異之恨中間尚淺也孤懷
此心君豈同哉每覽古今所由改趣因緣侵辱
或起瑕釁心忿意危用成大變若韓信傷心在
失楚彭寵積望在無異盧綰嫌畏在已隙英布

憂迫於情滿此事之緣也孤與將軍恩如骨肉
割授江南不屬本州豈若淮陰捐舊之恨抑遏
劉馥相厚益隆寧放朱浮顯露之奏無匿張勝
貸故之變匪有陰構賁赫之告固非燕王淮南
之豐也而忍絕王命明弃碩交實爲佞人所構
會也夫似是之言莫不動聽因形設象易爲變
觀示之以禍難激之以耻辱大丈夫雄心能無
憤發昔蘇秦說韓羞以牛後韓王按劍作色而
怒雖兵折地割猶不爲悔人之情也仁君年壯

氣盛緒信所嬖既懼患至兼懷忿恨不能復遠
度孤心近慮事執遂齎見薄之決計乘翻然之
成議加劉備相翊揚事結豐連推而行之想暢
本心不願於此也孤以薄德位高任重幸蒙國
朝將泰之運蕩平天下懷集異類喜得全功長
享其福而姻親坐離厚援生隙常恐海內多以
相責以爲老夫包藏禍心陰有鄭武取胡之詐
乃使仁君翻然自絕以是忿忿懷慙反側常思
除棄小事更申前好二族俱榮流祚後嗣以明

雅素中誠之效抱懷數年未得散意昔赤壁之
役遭離疫氣燒船自還以避惡地非周瑜水軍
所能抑挫也江陵之守物盡穀殫無所復據徒
民還師又非瑜之所能敗也荆土本非已分我
盡與君冀取其餘非相侵肌膚有所割損也思
計此變無傷於孤何必自遂於此不復還之高
帝設爵以延田橫光武指河而誓朱綰君之負
累豈如二子是以至情願聞德音往年在譙新
造舟船取足自載以並九江貴欲觀湖濶之形

寔江濱之民耳非有深入攻戰之計也將恐議
者大爲已榮自謂策得長無西患重以此故未
肯迴情然智者之慮慮於未形達者所規規於
未兆是故子胥知姑蘇之有麋鹿輔果識智伯
之爲趙禽穆生謝病以免楚難鄒陽北游不同
吳禍此四士者豈聖人哉徒通變思深以微知
著耳以君之明觀孤術數量君所據相計土地
豈勢少力乏不能遠舉割江之表晏安而已哉
其未然也若恃水戰臨江塞要欲令王師終不

得渡亦未必也夫水戰千里情巧萬端越爲三
軍吳曾不禦漢潛夏陽魏豹不意江河雖廣其
長難衛也凡事有宜不得盡言將修舊好而張
形勢更無以威脅重敵人之心然有所恐恐書
無益何則往者軍逼而自引還今日在遠而興
慰納辭遜意狹謂其力盡適以增驕不足相動
但明效古當自圖之耳昔淮南信左吳之策隗
躡納王元之言彭寵受親吏之計三夫不寤終
爲世笑梁王不受詭勝竇融斥逐張玄二賢旣

覺福亦隨之願仁君少留意焉若能內取子布
外擊劉備以效赤心用復前好則江表之任長
以相付高位重爵坦然可觀上令聖朝無東顧
之勞下令百姓保安全之福君享其榮孤受其
利豈不快哉若忽至誠以處僥倖婉彼二人恐
不加罪所謂小人之仁大人之賊大雅之人不
肯爲此也若憐子布願言俱存亦能傾心去恨
順君之情更與從事取其後善但禽劉備亦足
爲效開設二者審處一焉聞荆楊諸將並得降

者皆言交州爲君所執豫章距命本承執事疫
早並行人兵損減各求進軍其言云云孤聞此
言未以爲悅然道路既遠降者難信幸人之災
君子不爲且又百姓國家之有加懷區區樂欲
崇和庶幾明德來見昭副不勞而定於孤益貴
是故案兵守次遣書致意古者兵交使在其中
願仁君及孤虚心迴意是以應詩人補袞之歎
而慎周易牽復之義濯鱗清流飛翼天衢良時
在茲勗之而已

與梁朝歌令吳質書

魏文帝

五月二十八日丕白季重無恙塗路雖局官守
有限願言之懷良不可任足下所理僻左書問
致簡益用增勞每念昔日南皮之游誠不可忘
旣妙思六經逍遙百氏彈碁間設終以六傳高
談娛心哀箏順耳馳騁北場旅食南館浮甘瓜
於清泉沈朱李於寒水白日旣匿繼以朗月同
乘並載以游後園輿輪徐動參從無聲清風夜
起悲笳微吟樂往哀來愴然傷懷余顧而言斯

樂難常足下之徒咸以爲然今果分別各在一
方元瑜長逝化爲異物每一念至何時可言方
今蕤賓紀時景風弱物天氣和暖衆果具繁時
駕而游北遵河曲從者鳴笳以啓路文學託乘
於後車節同時異物是人非我勞如何今遣騎到
鄴故使枉道相過行矣自愛丕白

與吳質書

魏文帝

二月三日丕白歲月易得別來復四年三年不
見東山猶歎其遠況及過之思何可支雖書疏

往返未足解其勞結昔年疾疫親故多離其災
徐陳應劉一時俱遊痛可言邪昔日游處行則
連輿止則接席何曾須臾相失每至觴酌流行
絲竹並奏酒酣耳熱仰而賦詩當此之時忽然
不自知樂也謂百年已分可長共相保何圖數
年之間零落略盡言之傷心頃撰其遺文都爲
一集觀其姓名已爲鬼錄追思昔游猶在心目
而此諸子化爲糞壤可復道哉觀古今文人類
不護細行鮮皆能以名節自立而偉長獨懷文

抱質恬淡寡欲有箕山之志可謂彬彬君子者
矣著中論二十篇成一家之言辭義典雅足傳
于後此子爲不朽矣德連常斐然有述作之意
其才學足以著書美志不遂良可痛惜間者歷
覽諸子之文對之杖涖旣痛逝者行自念也孔
璋章表殊健微爲繁富公幹有逸氣但未適耳
其五言詩之善者妙絕時人元瑜書記翩翩致
足樂也仲宣獨自善於辭賦惜其體弱不足起
其文至於所善古人無以遠過昔伯牙絕絃於

鍾期仲尼覆醢於子路痛知音之難遇傷門人
之莫逮諸子但爲未及古人亦時之雋也今
之存者已不逮矣後生可畏來者難誣恐吾與
足下不及見也年行已長大所懷萬端時有所
慮至乃通夜不暝志意何時復類昔日已成老
翁但未白頭耳光武有言年已三十餘在兵中
十歲所冀非一吾德不及之年與之齊矣以犬
羊之質服虎豹之文無衆星之明假日月之光
動見瞻觀何時易乎恐永不復得爲昔日遊也

少壯真當努力年一過往何可攀援古人思秉
燭夜遊良有以也頃何以自娛頗復有所述造
否東望於邑裁書叙心丕白

與鍾大理書

魏文帝

丕白良王比德君子珪璋見美詩人晉之垂棘
魯之璆璠宋之結綠楚之和璞價越萬金貴重
都城有稱疇昔流聲將來是以垂棘出晉虞虢
雙禽和璧入秦相如抗節竊見王書稱美玉白
如截肪黑譬絕漆赤擬雞冠黃侔蒸栗側聞斯

語未覩厥狀雖德非君子義無詩人高山景行
私所慕仰然四寶邈焉已遠秦漢未聞有良比
也求之曠年不遇厥真私願不果飢渴未副近
日南陽宗惠叔稱君侯昔有美玦聞之驚喜笑
與扞會當自白書恐傳言未審是以令舍弟子
建因荀仲茂時從容喻鄙旨乃不忽遺厚見周
稱鄴騎既到寶玦初至捧匣跪發五內震駭繩
窮匣開爛然滿目猥以蒙鄙之姿得覩希世之
寶不煩一介之使不損連城之價既有秦昭章

臺之觀而無蘭生詭奪之誑嘉貺益腴敢不欽承謹奉賦一篇以讚揚麗質丕白

與楊德祖書

曹子建

植白數日不見思子爲勞想同之也僕少小好爲文章迄至于今二十有五年矣然今世作者可略而言也昔仲宣獨步於漢南孔璋鷹揚於河朔偉長擅名於青土公幹振藻於海隅德璉發跡於此魏足下高視於上京當此之時人人自謂握靈蛇之珠家家自謂抱荆山之玉吾王

於是設天網以該之埏八紘以俺之今悉集茲國矣然此數子猶復不能飛騫絕跡一舉千里也以孔璋之才不閑於辭賦而多自謂能與司馬長卿同風譬畫虎不成反爲狗者也前有書嘲之反作論成道僕讚其文夫鍾期不失聽于今稱之吾亦不能妄歎者畏後世之嗤余也世人著述不能無病僕常好人譏彈其文有不善應時改定昔丁敬禮嘗作小文使僕潤飾之僕自以才不過若人辭不爲也敬禮謂僕卿何所

疑難文之佳惡吾自得之後世誰相知定吾文者邪吾常歎此達言以爲美談昔尼父之文辭與人通流至於制春秋游夏之徒乃不能措一辭過此而言不病者吾未之見也蓋有南威之容乃可以論於淑媛有龍淵之利乃可以議於斷割劉季緒才不能逮於作者而好詆訶文章掎撫利病昔田巴毀五帝罪三王咎五霸於稷下一旦而服千人魯連一說使終身杜口劉生之辯未若田氏今之仲連求之不難可無歎息

乎人各有好尚蘭茝菝蕙之芳衆人所好而海畔有逐臭之夫咸池六莖之發衆人所共樂而墨翟有非之之論豈可同哉今往僕少小所著辭賦一通相與夫街談巷說必有可采擊轅之歌有應風雅匹夫之思未易輕棄也辭賦小道固未足以揄揚大義彰示來世也昔楊子雲先朝執戟之臣耳猶稱壯夫不爲也吾雖薄德位爲蕃侯猶庶幾勦力上國流惠下民建來世之榮流金石之功豈徒以翰墨爲勲績辭賦爲君

子哉若吾志未果吾道不行則將采度官之實
錄辯時俗之得失定仁義之衷成一家之言雖
未能藏之於名山將以傳之於同好非要之皓
首豈今日之論乎其言之不斲恃惠子之知我
也明早相迎書不盡懷曹植白

與吳季重書

曹子建

植白季重足下前日雖因常調得爲密坐雖讌
飲彌日其於別遠會稀猶不盡其勞積也若夫
傷酌陵波於前簫笳發音於後足下鷹揚其體

鳳觀虎視謂蕭曹不足八儔衛霍不足侔也左顧
右眄謂若無人豈非卬石子壯志哉過屠門而大
嚼雖不得肉貴且快立息當斯之時願舉泰山以
爲肉傾東海以爲酒伐雲夢之竹以爲笛斬泗
濱之梓以爲箏食若填巨壑飲若灌漏卮其樂
固難量豈非大丈夫之樂哉然日不我與曙靈
急節而有逸景之速別有參商之闊思欲抑六
龍之首頓羲和之轡折若木之華閉濛記之谷
天路高邈良無由緣懷戀及惻如何如何得所

來訊文采委曲擘若春榮瀏若清風申詠反覆
曠若復面其諸賢所著文章想還所治復申詠
之也可令喜事小史諷而誦之夫文章之難非
獨今也古之君子猶亦病諸家有千里驥而不
珍焉人懷盈尺和氏而無貴矣夫君子而不知
音樂古之達論謂之通而蔽墨翟不好妓何爲
過朝歌而迴車乎足下好妓而正值墨氏迴車
之縣想足下助我張目也又聞足下在彼自有
佳政夫求而不得者日有之矣未有不求而自

得者也且改轍易行非良樂之御易民而治非
楚鄭之政願足下勉之而已矣適對嘉賓口授
不悉往來數相聞曹植白

荅東阿王書

吳季重

質白信到奉所惠貺發函伸紙是何文采之巨
麗而慰喻之綢繆乎夫登東岳者然後知衆山
之邈迤也奉至尊者然後知百里之卑微也自
旋之初伏念五六日至于旬時精散思越惘若
有失非敢羨寵光之休慕猗頓之富也誠以身

賤犬馬德輕鴻毛至乃歷玄闕排金門升玉堂
伏虛檻於前殿臨曲池而行觴旣威儀虧替言
辭漏渫雖恃平原養士之懿愧無毛遂耀穎之
才深蒙薛公折節之禮而無馮諼三窟之效屢
獲信陵虛左之德又無侯生可述之美凡此數
者乃質之所以憤積於骨髓懷眷而愴邑者也
若追前宴謂之未究欲傾海爲酒并山爲肴伐
竹雲夢斬梓泗濱然後極雅意盡歡情信公子
之壯觀非鄙人之所庶幾也若質之志實在所

天思投印釋鞞朝夕侍坐鑽仲父之遺訓覽老
氏之要言對清醕而不酌抑嘉肴而不享使西
施出帷嫫母侍側斯盛德之所蹈明哲之所保
也若乃近者之觀實蕩鄙心秦箏發徽二八迭
奏埴簫激於華屋靈鼓動於座右耳嘈嘈於無
聞情踴躍於鞍馬謂可北懾肅慎使貢其楛矢
南震百越使獻其白雉又況權備夫何足視乎
還治諷采所著觀省英瑞實賦頌之宗作者之
師表也衆賢所述亦各有志昔趙武過鄭七子

賦詩春秋載列以爲美談質小人也無以承命
又所答貺辭醜義陋申之再三赧然汗下此邦
之人閑習辭賦三事大夫莫不諷誦何但小史
之有乎重蕙苦言訓以政事惻隱之恩形乎文
墨墨子迴車而質四年雖無德與民式歌且舞
儒墨不同固以久矣然一旅之衆不足以揚名
步武之間不足以騁跡若不改轍易御將何以
效其力哉今處此而求大功猶絆良驥之足而
責以千里之任檻猿猴之勢而望其巧捷之能

者也不勝見血謹附遣白荅不敢繁詞吳所白

與滿公琰書

應休璉

璩白昨者不遺猥見照臨雖昔侯生納顧於夷
門毛公受眷於逆旅無以過也外嘉即君謙下
之德內幸頑才見誠知己歡欣踴躍情有無量
是以奔騁御僕宣命周求陽晝喻於詹何揚倩
說於范武故使鮮魚出自潛淵芳旨發自幽巷
繁俎綺錯羽籥飛騰牙曠高徽義渠哀激當此
之時仲孺不辭同產之服孟公不顧尚書之期

徒恨宴樂始酣白日傾夕驪駒就駕意不宣展
追惟耿介迄于明發適欲遣書會承來命知諸
君子復有漳淠之會夫漳淠西有伯陽之館北
有曠野之望高樹翳朝雲文禽蔽綠水沙場夷
敞清風肅穆是京臺之樂也得無流而不反乎
適有事務須自經營不獲侍坐良增邑邑因白
不悉璩白

與侍郎曹長思書

應休璩

璩白足下去後甚相思想叔田有無人之歌闈

閣有匪存之思風人之作豈虛也哉王肅以宿
德顯授何曾以後進見拔皆鷹揚虎眎有萬里
之望薄援助者不能追參於高妙復歛翼於故
枝塊然獨處有離羣之志汲黯樂在郎署何武
耻爲宰相千載揆之知其有由也德非陳平門
無結駟之跡學非楊雄堂無好事之客才劣仲
舒無下帷之思家貧孟公無置酒之樂悲風起
於閨闈紅塵蔽於机榻幸有袁生時步玉趾樵
蘇不覺清談而已有似周黨之過閔子夫皮朽

者毛落川涸者魚逝春生者繁華秋榮者零悴
自然之數豈有恨哉聊與大弟陳其苦懷耳想
還在近故不益言璩白

與廣川長岑文瑜書

應休璉

璩白頃者炎旱日更增甚沙磧銷鑠草木焦巷
處涼臺而有鬱蒸之煩浴寒水而有灼爛之慘
宇宙雖廣無陰以憩雲漢之詩何以過此土龍
矯首於玄寺泥人鶴立於闕里脩之歷旬靜無
徵效明勸教之術非致雨之備也知恤下民躬

自暴露拜起靈壇勤亦至矣昔夏禹之解陽盱
殷湯之禱桑林言未發而水旋流辭未卒而澤
滂沛今者雲重積而復散雨垂落而復收得無
賢聖殊品優劣異姿割髮宜及膚翦爪宜侵肌
乎周征殷而年豐衛伐邢而致雨善否之應甚
於影響未可以爲不然也想雅思所未及謹書
起予應璩白

與從弟君苗君胄書

應休璉

璩報問者北游喜歡無量登芒濟河曠若發矇

風伯埽涂兩師灑道按轡清路周望山野亦既
至止酌彼春酒接武茅茨涼過大夏扶寸肴修
味踰方丈逍遙陂塘之上吟詠苑柳之下結春
芳以崇佩折若萃以翳日弋下高雲之鳥餌出
深淵之魚蒲且讚善便嬛稱妙何其樂哉雖仲
尼忘味於虞韶楚人流遁於京臺無以過也班
嗣之書信不虛矣來還京都塊然獨處營宅濱
洛困於蹶塵思樂汶上每發於寤寐昔伊尹輟
耕郟暉投竿思致君於有虞濟蒸人於塗炭而

吾方欲秉耒耜於山陽沈鉤緡於丹水知其不
如古人遠矣然山父不貪天地之樂曾參不慕
晉楚之富亦其志也前者邑人念弟無已欲令
州郡崇禮師官授邑誠美意也歷觀前後來入
軍府至有皓首猶未遇也徒有饑寒駿奔之勞
俟河之清人壽幾何且宦無金張之援游無子
孟之資而圖富貴之榮望殊異之寵是隴西之
游越人之射耳幸賴先君之靈免負擔之勤追
蹤丈人畜雞種黍潛精墳籍立身揚名斯爲可

矣無成游言以增邑邑效牧之田宜以爲意廣
開土宇吾將老焉劉杜二生想數往來朱明之
期已復至矣相見在近不復爲言慎夏自愛璩
報

文選卷第四十二終

